

無災無難到公卿

蘇軾有首《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這是一種幽默的自嘲。蘇軾一生，飽受官場傾軋，從黃州、惠州、儋州、杭州，到密州、徐州、湖州、登州，再到穎州、揚州、定州、常州，馬蹄殘雪，春風海上，四處漂流。

「惟願孩兒愚且魯」不過是句玩笑話，若果果真如此，那怎麼可能「無災無難到公卿」呢？而且，這也就不僅僅是自嘲了，其諷刺意味也是掩飾不住的。某些身居高位的公卿顯貴，恐怕免不了要對號入座，他們正是靠一套裝聾作啞、裝愚扮魯的功夫，伴食畫諾，隨波逐流，從而保住了榮華富貴。「聰明」的蘇軾，卻因為繫念蒼生、直言敢諫，落得一再被貶謫發配。

另一位宋詞「頂流」辛棄疾，寫過幾句與蘇軾一模一樣的句子，或者說他是直接化用了蘇軾的句子。他的《清平樂·為兒鐵柱作》，下闕是「從今日日聰明，更宜潭妹嵩兒，看取辛家鐵柱，無災無難公卿。」

但辛棄疾的心情和蘇軾是完全不同的。愛兒鐵柱患病，辛棄疾虔誠祈禱，祈求平安健康，文字是平直質樸的大白話，這個「無災無難公卿」沒有絲毫戲謔成分，是純粹的舐犢情深。但後來，鐵柱還是不幸夭折。辛棄疾一生寫了幾十首追思鐵柱的詩，比如《哭龔十五章》，十五首詩，如泣如訴。

到南宋末年，詩人王義山，也寫過一首化用蘇軾詩意的詞。王義山是北宋名臣王禹偁的後裔。蘇軾很仰慕王禹偁，曾稱其「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王義山的《賀新郎·自笑斟醞醑》是為愛孫出生而作，其末尾有句：「愚魯聰明天所賦，只無災無難為多福。」這就跳脫了蘇軾的反諷與辛棄疾的苦悲，完全是一副田舍翁的知足常樂、怡然自得。



瓜園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有電影感的文字

小說的動人之處，有時不在它說了什麼大道理，而在它懂得怎樣讓你一步一步看見情節。法國作家呂芬的《洛倫索馬奎斯的婚約》，就是這樣的作品。

故事很簡單。一個男人，等一個女人，等了四十年。兩人年輕時訂婚，卻在抵達非洲之後分開，各自過自己的人生。到了晚年，「他」終於再度找到「她」，兩人約定在舊地重逢。若只把情節說成這樣，未足以成為一篇難忘的小說。真正令這篇作品值得一讀的，是作者並非用「交代」，而是用「鏡頭」說故事。

小說一開始，不是先告訴讀者這段愛情有多傳奇，而是寫「他」反覆開門又關門，檢查牆上的狎皮掛得是否端正，看看紅色地板有沒有污漬。然後，鏡頭移向屋外：小徑、巨石、暴風雨後濕潤的腐木氣味、被雨點打出小坑的紅泥、草原上新鮮的綠，還有遠處的海。這些細節把一個人的等待，變成可見的空間。讀者不是「知道」主角在等，而是先「看見」一個人在等待。

接著，「他」下山，鏡頭繼續流動。路上的塵土，擦不乾淨的擋風玻璃，通往邊境的小路，荒廢的農場，戰亂留下的鐵路與廢墟，現代化高速公路旁頭頂竹簍的女人。這些畫面接連出現，帶讀者進入一個歷史層層堆疊的地方。於是，故事裏的馬普托不只是地圖上的城市，而是殖民、內戰、冷戰、自由市場、民族身份，全都曾在此經過的地方。

而更厲害的是，這些外在景象，從來不是與人物分開的。男人一路開車，一路想起從前。道路的彎與直，慢慢變成「他」人生的彎與直。這種寫法像電影裏的疊影：眼前是今日的公路，心裏卻同時浮現四十年前的貨船、戒指、碼頭、火車月台、藍色長裙。景物不是靜物，它們為記憶打開了門。

所謂有電影感的文字，不只是寫得很像風景明信片，而是懂得把情緒放進畫面。景物不只是景物，道路不只是道路，港口不只是港口。它們在說人的情。呂芬寫的，說到底不是一場重逢，而是一部關於等待的故事。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我說的「路」，不是象徵意義的人生路，就是我們站立、行走，有時候絆腳、跌跌的路。世界上有許多路：高速公路、鄉村小路、平路、山路，但真正屬於我們的，就那麼幾條。路這個東西很奇怪，它的長度其實是固定的，但你用於走完這個長度的時間，卻取決於你和路的感情。而感情，說到底就是熟悉不熟悉。

陌生的路，對你充滿了戒備，你踩上去時猶猶豫豫，邊走邊想下一步的方向，又不知哪個岔路口會飛馳出一個「困在時間裏」的快遞員，好像

周一早上九點，港鐵站通往寫字樓的主幹道，迎面而來的是一股壓抑而龐大的洪流，那是步履匆匆的打工軍團。我站在逆流的一側觀望，鏡頭感在這一剎變得極其強烈——他們身上呈現出一種有趣的視覺語言，我稱之為「敷衍的正式」。

這並非因為出席盛宴或標榜品位而精心裁製的莊重，而是一種「為了上班而不被詬病」的防禦性武裝。勉強平整的白襯衫、深藍或灰黑的西褲、那一雙雙行走在柏油路上發出沉悶聲響的皮鞋，以及一成不變的通勤包，這些服飾消解了穿着者的個性，

人類和外星人，不同生命體，不同語言，怎樣溝通？夏蟲不可語冰啊。

電影《末日聖母號》的分子生物學家 Grace，跟不明來歷的外星客 Rocky，在宇宙深處相遇。兩艘飛船，近在咫尺，起初貌似對峙，場面緊張，但 Rocky 很快使用了一個簡單直接的方法破冰：駕駛飛船，你怎樣移動，我也怎樣移動，而且都保持相同的安全距離，潛台詞是：我回應你，我反應你。像牙牙學語，也似小朋友故意模仿別人動作一樣，有點貪玩調皮，但不帶惡意。

四月春暖，香港藝術館將迎來一場關於園林美學的展覽。四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年度展覽「園美生活——中外園林藝術」於藝術館二樓免費開放，匯聚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法國凡爾賽宮及香港藝術館合共一百零六件精選畫作與文物。其中備受矚目的展品，當屬法國印象派大師莫奈的兩幅真跡——一九〇〇年的《睡蓮池》與一九〇六年的《睡蓮》（附圖），均為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珍貴館藏。

莫奈晚年幾乎足不出戶，他在巴黎郊外的吉維尼花園度過生命最後三

和陌生人聊天，聲不可太高，話不可太密，速不可太快，言不可太衝。熟悉之後，有了感情，可就不一樣了，別說岔路口，就連哪兒有小坑都門兒清。「我閉着眼睛」都不會走錯，說的大概就是這種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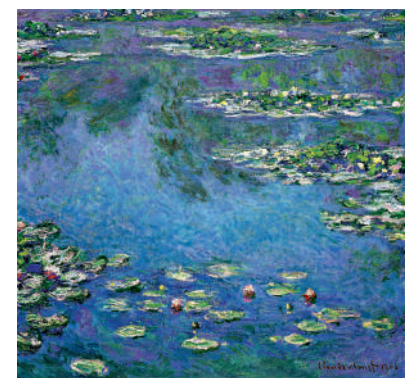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對此沒有深切感受，不妨去我老家小鎮體驗一把，最好是雨季。那兒有很多石板路，條形青石縱橫交錯地鋪着，轉彎的地方又改成方形、菱形或不規則的小石板，多少年的踩踏，使其坑坑窪窪，顛簸不平，有一種歲月蝕刻、時光包

成為了一種集體的、安全的制服。他們穿得並不隨便，卻也沒有靈魂，彷彿那只是一層為了進入辦公大樓而必須塗抹的保護色。

更耐人尋味的是那些臉。雖然每個人都掛着一張統一的、名為「面無表情」的面具，但不同臉上的空洞感卻各不相同。有人眼底還殘留着一抹青色，魂魄或因昨晚熬夜打機或看球而尚未歸位，身體僅憑着肌肉記憶在移動；有人則維持在「能量最低狀態」，主動關閉了感官的接收，試圖為即將到來的一日「苦役」節約每一分精神；還有人在原本已經

後來 Rocky 製造一個連接兩艘飛船的隧道，誠邀這位素未謀面的人類，稍移玉步，跟自己見面。擁有極高智慧的 Rocky，甚至貼心地為隧道調校適合人類的氧氣、氣壓、溫度，Grace 可以把笨重的太空保護衣脫下來，只要他相信。Grace 大膽假設，但沒得求證，只好緊閉雙眼，把頭罩摘下來，大不了只是死吧，反正此行很可能是有去無回的單程路。再次睜開雙眼，他能呼吸、心在跳，他活着。

為了溝通，Grace 着手編寫電腦程式，比手劃腳，請 Rocky 以家鄉



十年。一八九〇年，莫奈購下這座宅邸後親手改建，打造人工池塘，遍植睡蓮，並搭建日本橋，從此這片花園

人與路的感情

漿的美。下雨之後，水很快滲進石板縫隙，地面上很少積水，小水坑卻藏在石板之下。如果你對這條路不熟悉，踩上去必鞋襪盡濕。鎮上的老居民當然不會受此捉弄，哪塊石頭老實平穩，哪條石板又暗藏玄機，不用眼睛，腳底板「看」得一清二楚。

近年來，電子地圖和智慧導航充當了我們和路之間的情感中介，它們準確告訴我們每條路的狀況，分析哪裏好走、哪裏難行，幫助我們輕鬆抵達目的地，但也在離間我們和路的親密關係。或許目前還沒有針對江南小

鎮石板路等特殊「路況」的 APP。不過我希望不要有，因為這些鄉里小路的情感功能遠大於高速公路和主幹道。電子中介過多，妨礙我們和路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既屬於我們和世界感情的一部分，又是我們和世界建立感情的基礎。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街角的笑容

極速的節奏中，腳步又快了半拍，緊鎖的眉頭與頻頻看錶的動作，顯示他們正為避免遲到而作最後掙扎。

一張截然不同的臉突兀地闖入了視野，臉上洋溢着笑容，那種從心底溢出來的、近乎純粹的愉悅，在早高峰裏太過突出。整條街的人幾乎都與他同向而行。走在前面的人，腳步匆匆，看不見身後那份雀躍；走在他身後的人，大多只能看到一個輕快蹦跳的後腦勺。唯有逆流而行的我，才得以正面對上了那份罕見的喜悅。

我不必知道他因何而樂——或許是昨晚做了一場久違的好夢，或許是耳機裏正播放一段迷人的旋律，又或許是剛剛收到一條心儀的信息。這種感染力即便是在極致追求效率的香港街頭，依然擁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看着他蹦蹦跳跳走遠，我發現心裏原本對周一的焦慮感，似乎也跟著消散了一丁點。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跟外星人做朋友

話讀出指定的話，整理出一個外星語言庫，即時傳譯。至於 Rocky，不知是哪個星球的人，「內置」翻譯機，還擁有超高的語言天分，幾乎是立刻聽懂 Grace 的話，只是不太理解人類的行為，包括「說笑」。

地球與 Rocky 所屬的星球，同樣面對太陽消逝的厄運，為了找出解決方法，Rocky 來到 Grace 的飛船，一起研究，一起冒險，共患難同進退，發展出一段出生入死的珍貴友誼。Grace 甚至不惜折返，即使錯失重返地球的機會，也要及時把 Rocky 救出來。就在朋友家（星球）留宿

吧，Rocky 和伴侶還特地為 Grace 造出有山有水也有霧的地球場景。夢裏不知身是客，此心安處是吾鄉，地球還是異星，好好過日子就好。

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類，跟一個全身石頭的外星人，尚且能做朋友，不同民族、語言、信仰的人類，怎會無法溝通，非要兵戎相見不可？



雜果賓治

羽羊 逢周五見報

莫奈《睡蓮》真跡登場

成為他創作的核心靈感泉源。他曾說：「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真正懂得我的睡蓮……一處風景，不會在一日之間佔據你的心。直到某天，我忽然感受到池塘的魔幻魅力，如同啟示降臨。我拿起調色盤。自那之後，幾乎再沒有換過其他的主题。」

莫奈痴迷於捕捉睡蓮池在不同時節、不同時刻的光影變幻，常於凌晨三時起床，一連數小時坐在池畔，將稍縱即逝的印象繪於畫布。他一生創作了約二百五十幅睡蓮主題畫作。晚期的睡蓮作品中，莫奈刻意取消地平線與透視點，讓觀者所見

只有無邊的水與蓮葉，這種構圖法被認為受到中國畫等東方藝術的啟發。

今次展覽匯聚東西方園林藝術精品，觀眾既可一睹莫奈筆下吉維尼花園的夢幻光影，亦可欣賞清代冷枚《避暑山莊圖》、明代文徵明《蘭亭修禊圖》等中國園林名作。



館藏插英

周雅 逢周五見報

帶寵物騎行裝備走紅

隨着城市生活方式的轉變與寵物地位的提升，「帶着毛孩子出門」不再只是簡單的散步或短途出行，而逐漸演變成更具儀式感與互動性的生活方式。其中，帶着寵物騎行，正悄然成為一種新興且備受歡迎的出遊模式。

對於寵物而言，這不僅是一次簡單的出行，更是一場感官的探索：陌生的氣味、流動的風景、變化的聲音，都在刺激牠們的好奇心。而對主人來說，這種陪伴方式也更具有溫度，將原本單調的運動變成一段共享時光。

正是在這樣的需求背景下，寵物騎行裝備迅速走紅，其中代表性的當屬寵物自行車安全座椅。來自上海的公司推出了名為「騎小伴」的產品，專門針對寵物在騎行過程中的安全與舒適進行設計。不同於傳統的簡易籃筐，「騎小伴」更強調固定性與防護性，既有安全帶又保證了舒適性，甚至還有放尾巴的空間。

這類產品的流行，其實折射出當代養寵觀念的變化。人們願意為寵物投入更多時間與金錢，從飲食、醫療到出行體驗，都追求更高品質。騎行這種低碳、健康的出行方式，恰好與現代都市人的生活理念不謀而合，也為寵物參與其中提供了可能。

當然，帶寵物騎行也並非毫無門檻。首先需要考慮寵物的性格與體形。其次，路線選擇應盡量避開車流密集或噪音過大的區域。此外，騎行過程中需時刻留意寵物狀態，避免過度暴曬或疲勞。

可以預見，隨着相關產品的不斷完善與使用者經驗的積累，帶寵物騎行將會變得更加普及。



萌寵集

焯仔 逢周五見報

匹克球熱

剛過去的長假期，我打了兩次匹克球。雖然兩次分別跟不同的朋友玩，但無獨有偶，以前大家都甚少約運動聚會，現在卻因匹克球都動了起來。

匹克球熱席捲香港，成了時尚的運動。約兩年前，香港首間匹克球室內場館在我家店舖的隔鄰開張，附近的街坊都不知為什麼有人租地舖經營球場。那時香港人大多不懂匹克球，覺得是小眾玩意，所以路人也感到好奇，經過該店時多會偷瞄一下。我曾向店主查詢匹克球的玩法和場租價格，那時那繁忙時段好像每小時只需一百港幣，可是日常生意也不見得有多好，所以附近的商戶都預期它會很快結業。

怎料去年突然出現匹克球熱，將這運動帶來香港和負責推廣的人竟可在短時間內令港人愛上這項類似網球的玩意。匹克球的場地較小，球拍較輕，球是塑料製且空心的，所以初學者較易掌握，也較快享受到打球的成功感和樂趣，這運動也就因此火了

起來。

一時之間，香港多區都有私人經營的匹克球館出現，康文署也將轄下數個開放給市民租用的球場改為匹克球專用。連私人屋苑長期空置的網球場也改作匹克球場，隨即天天預約爆滿，可想而知匹克球有多麼吸引，竟迅速令場地供不應求。私營球館的收費也紛紛漲價，現時大多也要四百至六百港幣才可玩一小時，卻仍然生意興隆。

近期人們除積極尋找場地外，也打算購買個人專屬的球拍。實體或網上運動用品店也就立刻全力推銷匹克球用品，網絡教學視頻及實體訓練課程亦如雨後春筍，市場的連鎖反應着實厲害。市民參與有益身心的運動值得鼓勵，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增加租金大眾化的匹克球場。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